

吉貝海上工場日誌-陳佳吟

20090709 (四)

剛坐上由高雄啟程開往馬公的台華輪(行程 4.5 小時)，身邊仍傳出不絕於耳的手機通話，我頻頻看著手機螢幕，猶豫著該不該理會這通電話？這種躊躇的拉扯並沒有持續太久，一進入外海後，所有乘客難得很有默契的保持著安靜。在穿越台灣海峽抵達彼岸的 706 浬航程中，是完全收不到任何通訊訊號的，唯一能接通的頻道是無止盡海浪潮湧聲，而你能看見的也是除了藍，還是藍。

我靜靜縮蜷著身子窩在靠窗的座位，思緒逐漸放空，聽說在國外有一種從 16 世紀末承傳至今的旅行，年輕人會在空檔年挑一個具有挑戰的目的地深度旅遊，培養獨立旅行及闖盪的能力，並且逐漸形成一項成年儀式，稱為「Grand Tour」—壯遊。這次或許談不上是一次壯遊，卻也是我未曾體驗過的旅行方式。

二年前到訪菊島後，那裡的風土民情、湛藍海岸、咬人日晒，總是會在我最忙碌而疲憊軟弱之時，浮現在我乾涸空虛的心裡。我曾到過台灣許多景點、也看過許多美景，卻唯獨菊島的美景長在我心，總有一股力量召喚我重遊。這已是我第三度踏上菊島，2007 年以觀光客身份和他初次照面，2008 年又以背包客姿態深入探索，2009 年我將以在地人的角度和這塊土地互動，並試圖做些什麼。

說來也奇怪，或許這天地萬物真存在著西方當紅的哲學理論「吸引力法則」，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心想事成」。當我還在想說今年要用什麼方法去菊島旅行時，學妹就在線上丟了青輔會遊學台灣的網頁給我。仔細搜尋所有的活動連結後，發現了一個長達八天的「吉貝海上生活工場-石滬工法研習營」，大致就是以志工的形式到澎湖外島從事石滬維護的工作，聽來頗有挑戰性，但是卻直到最後一刻仍舊無法決定是否真要成行？最兩難的考量點是，出發日期距我論文口試結束不到兩個禮拜，14 天內我要將論文修改完畢，並在期限內搬離租屋處。依指導教授的刁鑽龜毛，加上我號稱資源回收場的各式細軟，這絕對是可以比擬三峽大壩的浩大工程，該如何是好？

總算在上船的前 4 個小時，我將修改後的論文及交接事宜 E 給老闆，又將房間細軟打包裝箱。就這麼以不可思議的效率，充份將人類的腎上腺

發揮到極限。因為害怕老闆會極盡所能的阻止我參與非關學術的活動，直到雙腳踏進台華輪船內，我仍欠老闆一個消失十天的合理交代。我就這麼先斬後奏、不計一切後果的隻身搭上通往夢想的船班，我只希望這一切會是值得的！

下午三點二十分，無際的海平面逐漸浮現了菊島的輪廓，乘客鼓譟著準備下船，一時片刻間好像是又從失聯國度回到了現實世界，乘客又擾攘忙碌著開始通訊，我的手機也接通訊號了。第一通來電是同我一樣要提前入住的夥伴—巧如，她十分熱情的邀我一同從馬公去赤崁碼頭。很开心才抵達馬公就交了新朋友，透過話筒憶測著巧如應該同我差不多年齡，那聲音透露著些許成熟。抱著見網友的心情相約在中正路三商百貨碰頭，我背著沉重龐大行李，看見遠處有四個貌似高中女生佇立在門口，雖然笑容仍舊職業化的維持著漂亮弧度，但突然間竟覺得我身上的負荷變得更沈重了？即將邁入三十熟女之際，要和這群正值荳蔻年華的少女相處，我感到不安，也夾雜著些微排斥（但據說她們看見我的第一反應和我一樣）。

集合後我們步行到公車總站，售票處的服務人員卻告訴我最後一班開往碼頭的公車，已在十分鐘前駛離了。幸好同行夥伴有人帶著去年年的學員—厚安留的計程車行電話，約莫十分鐘後一位親切的中年女司機來車站接走我們，沿著 203 線，女司機一路上為我們講解導覽，她熱愛家鄉及這片土地的精神讓我印象深刻，還很熱情的與我們合照留念，只可惜回程沒能再坐上她的車。

到了吉貝名揚山莊，我們提前入住的五個人卸下行李後，就往外面的堤防走去，欣賞黃昏的殘霞和退潮而裸露的沙岸。我筆直的走向約二、三百公尺外的石滬，那圓弧形狀由巨石懷抱的石陣，就是接下來這八天我們要工作的地點嗎？

或許是舟車反返的疲累，也或許熬夜積欠的睡債未還，耳邊還聽見女孩們吱吱喳喳的談笑，我已意識矇矓的進入了夢境，結束我在吉貝的第一夜。

念了兩年研究所後，已和多半研究生一樣逐漸演化成夜行性動物了，腦袋常要進入凌晨才能正式營運。但今天一早（八點算早了）就和室友們用完早餐到吉貝石滬文化館集合參加開幕式，除了澎管處及青輔會的長官和來自台灣四面八方的青年志工外，最重要的就是未來八天與我們長相左右的林文鎮老師和陳正弘老師。

林老師是退休教育人員，因緣際會的投入石滬維護的工作，言談之中，混身散發濃厚的鄉土意識及對石滬保存的使命感。他說：「我是一個還想做夢的老人！」。踏入台灣餐旅觀光的專業領域，才明白古蹟維護最迫切需要的資源是錢，除了錢，還是錢，然而文化生態保存往往耗時費工，回收成果又不能立竿見影，挹注的資金往往無法立即帶來觀光效益，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帶著藝術氣息與知性味道的陳老師，為了拍攝石滬紀錄片，在多年前就將吉貝當成他第二個家，曾長駐吉貝，一頭栽進別人未必理解的石滬世界。他說打從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使用石塊生火造屋，到百年前澎湖先民用石滬捕魚求生，石頭之於人類該是溫暖的、熟悉的、具生命力的，他也鼓勵我們在這八天自我碰撞、勇於冒險，他說：「遇到困境時，你才會想挑戰、克服！」

為了帮助大家熟悉環境，林老師客串地陪和我們一同環島，吉貝古名為嘉貝，據說是島嶼形狀宛如一枚美麗的螺貝漂浮在海面上，先民才稱這島嶼為嘉貝嶼，後期因諧音改名為吉貝。澎湖一直太孤立又太寂寞了，貧瘠的土地，夏季須力抗兇狠的日照，冬季又飽受東北季風侵襲，唯一的生存機會，就是那片喜怒不定的汪洋大海。它賜予島民漁獲豐足的希望，也讓他們體會到在狂風暴雨中求生的絕望，於是島民自力救濟發展出一套相異台灣的生活方式。在這裡你可以見到菜宅、石滬、硓咕石牆、風茹草、沙地花生等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先民巧妙的運用天然資源將劣地改造為良田，在最清苦的環境求生存。

靠天吃飯的島民信仰海神，小島上的廟宇密度就如同台灣街角的便利商店，也反映出向大海討生活的人，對於生命的未知與敬恃。現在觀光已成為菊島的發展重心，人們多已不用再與險惡的海相及浪濤生死搏鬥，有

些船長也換上俗豔的宣傳T恤，駕駛著華美快艇引領遊客體驗過度包裝的討海生活。遊客們的相機只忙著記錄，忘了感受，船長依舊一身黝黑，卻不再是屬於有使命的年代。

今晚的行程是由民宿老闆--柯董傳授折金紙的技巧，大夥按步就班的摺疊著金紙，並將三柱清香用橡皮圈固定在金紙內，卻只紮出一束束歪七扭八、山寨版的成果。這可是明天要給海神的祭品呢！還得請祂見諒我們的手拙，繼續帶給島民們豐厚的漁獲及航海平安。

為了趕上潮汐時間，約好六點半集合，早上匆匆前往採購傳說中令五餅魂牽夢縈的 QQ 蛋餅，但我和室友巧盈竟迷途在九彎十八拐的羊腸小徑中繞不出來。幸而早起的阿婆識出我們的窘境，不待我開口，就舉起纖弱乾扁的手指遙指方向，讓心急如焚的我彷彿見到佛祖顯靈般，差點就要三跪九叩聊表感激之情了。

老師傅帶領我們在下石滬前先祭祀海神，地上擺放著簡單的飯菜和昨天我們紮的金紙，師傅們雙手闔十喃喃自語，在裊裊香火間彷彿是海神與師傅們的交流回應。老師傅和海神說了一輩子的悄悄話、祈求了近一世紀的願望，因為信仰是最神秘的力量，所以他們能以不可思議的信念，在這孤島上生聚教訓讓子孫綿延到現在。

之後我們尾隨著 B 組的富全師傅來到龔尾門進行修滬工作，同組的另外二位組員因為月事來訪無法下水，只剩下我一個女生跟著師傅做些搬石塊、撒珊瑚碎屑的小工，看著師傅賣力在烈陽下重建被海水沖擊坍塌的石滬，我忍不住問師父既然用人力堆砌的石滬禁不住長年浪濤襲擊，為何不用水泥固定基座減少維修的頻率？師父笑著回說水泥封死的石滬，就無法讓石頭與石頭間保持水流的縫隙，即使退潮了海水仍會積在滬房內出不去，我這才發現我問了一個多笨的問題！

下午進行社區訪談，我們幾個不諳台語的都市人，決定先從帶我們 B 組的石滬師父—謝富全訪談起。吉貝島上的人都有午休的習慣，以避開日正當中的毒辣陽光，待午後三點大夥才會搬張矮凳群聚在家門口聊天乘涼。這天男生們圍繞著富全師閒話當年勇，說著舊時光遺落的故事，女孩們則幫忙富全嫂挑河豚刺，意外發現每隻河豚的刺都是 365 根，讓我不禁懷疑天地萬物是不是都受到曆法的影響，都帶著相同神秘密碼？我們也藉機聽些鄰里軼聞，其中有一則有關宗教衝突的小道消息是，傳說以前島上信基督的女教師與吉貝男子相戀結婚，吉貝男子經女老師佈道後改信耶穌，卻因此觸怒了海神罹患胃癌，兩人結褵不久男子就病重長辭，徒留一對孤兒寡婦在這傷心地。向來我對民間傳說就特別感興趣，是標準道聽塗說的婦人表率，因此就和組員商討決定以「宗教衝突」為以後的訪問主題。

未曾到訪吉貝前，總會覺得這些在地人一輩子都生活的好辛苦呀！在未有電動機具的年代，先民要先計算好潮汐時間，在每日退潮時用人力徒手搬運一塊塊的玄武岩，再藉水中浮力將石塊運送到海中填滬，一口石滬往往是整村人民花費數十年功夫才能完成，如同林老師在始業式時所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文化遺產，實則是先民的血淚，就像師傅們揮汗如雨、長年進行修滬工作，多半的觀光客卻只記得吉貝的水上活動，論及石滬印象，頂多只有在七美雙心石滬前拱手比出愛心手勢的那張照片。如果真能與師傅共事一天，恐怕照片中的笑容都會帶著心虛吧！再過7天，我們仍舊得各自回到車水馬龍的城市，過著都市叢林的生活，師傅們則在告別我們之後仍舊持續著他們艱苦的修滬工程，小小吉貝島有114口石滬，修滬永遠趕不上石滬破壞的速度。師傅們為求消暑常將身子泡在水中，只露出顆頭、嘴裡叨著香煙，抽一口、偷一下閒之後仍舊要撲通一聲沈下水去，搬石塊上來；沈重的呼吸聲、石頭滑動的聲響，在水底不能言語的世界卻道盡了最多意念，這正是陳老師決定成為石滬紀錄者的原因，他說：「那瞬間真的被深深感動了！」

是的，才工作一天我就覺得修石滬是件出賣勞力的苦差事。但對於討海先民們來說，這是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痛苦比我們多上365倍。但他們的快樂，也或許多上我們365倍，用原始的方式生活，換得原始的快樂，這又豈是身為都市人的我們所能感同身受的？就如林老師說的，來到吉貝你應該試著體驗生活的方式有太多種，不是非要你認同的那條道路才叫人生。

20090712 (日)

今天要搭竹筏到深水海域巡滬，前兩天的活動其實並沒有想像中勞累，昨晚的潮間帶體驗更像是觀光行程般輕鬆開心，不禁懷疑究竟是林老師的預告言過其實？抑或是重頭戲仍未上場？

我們沿著外海一路看見了汕仔北、瀨仔、紅灣仔等石滬，有些石滬損壞程度嚴重，林老師幽幽的說這些石滬已不列入修復的清單內，只能先選擇保存狀況較佳的石滬進行修補，畢竟人力、財力有限呀！已失去經濟功能的石滬對滬主也不再那麼重要，就任由它頹圯荒廢成為一堆廢石吧，這也表露出石滬急需找到新的定位，是文化遺產？是觀光賣點？還是只是部份當地人心中的舊時代代表象徵？

試著詢問富全師傅認為修滬有什麼的意意？他倒是沒說出太多大道理，只淡淡說石滬是老祖先留下來的，他就是想要盡量維持石滬的樣貌。林老師也坦白的告訴我們，吉貝的某些石滬是註定要消失的，甚至有許多吉貝人也不認同修滬工作，第二、三代的吉貝子弟或許連島上有多少的石滬都不知道。修滬的目的除了要維護文化遺產之外，也希望吉貝人和我們這些外地人能透過石滬找到舊時代單純的價值觀。

吉貝島是澎湖北海中最大的有人島，住民半數以上在旺季仰賴觀光產業，淡季則繼續從事漁業捕撈，主要的觀光賣點是在水上活動，多半遊客下了吉貝碼頭後，只會到西崁山附近的黃金海岸，參加各式刺激驚險的套裝行程，3個小時之後又匆匆趕搭船班回馬公。在台灣，你也可以在墾丁、在福隆玩到一樣的香蕉船，在國外，你還是可以在峇里島、關島等海島國家感受到相同的刺激，唯有在吉貝你能才看見石滬。記得二年前在觀研所的補習班談及「觀光倍增計劃」時，尹駿老師就曾語重心長的說，台灣明明是塊寶島，卻總是找不到自己的優勢和賣點，就像在六合夜市還是士林夜市，是墾丁大街抑或是九份老街，你可以發現攤位內容大同小異，要如何差異化行銷呢？

現實問題是以短期來說發展水上活動的投資報酬率，絕對高出石滬生態旅行許多，林老師卻以逆向思考說，「生態」一向與「觀光」衝突，或許當觀光客把焦點集中在石滬時，石滬在過度消費下會更難保持原狀，

哎！問題的背後是更多的問題，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得到石滬究竟如何發展的標準解答。

下午的社區訪談因為聯繫不到教會的穆玲玲老師，我們於是決定去訪問武聖殿的前廟公。廟公近年因為身體狀況不佳，只好提前退休在家修養。他說在最病重時，竟在睡夢中有海神顯靈囑咐要他服下神桌前某一杯聖水，他依言服用後竟真的脫離了險境，讓他對信奉了一輩子的海神深信不移。我們也深入鄰里訪問村民對於基督教在吉貝佈道的想法，發現教會長期義務的幫小朋友補習，對吉貝的兒童教育也小有貢獻，因此和民間宗教間並未發生太大衝突，幾年前的聖誕晚會還在武聖殿前的大廣場上舉辦民！

晚上的心得分享，顯然林老師對於我們的工作態度有些憂心，老師覺得團隊的氣氛極似觀光團、夏令營，期盼我們有更積極的作為。陳老師也要我們再回想來這裡的初衷，今夜的氣氛有些沈重，就像即將登陸的颱風讓小島下起了滂沱大雨，再加上我拋下研究室的工作，責任感咬著我的難安，這一夜我突然覺得有點落寞。



20090713 (一)

昨晚的那場大雨讓大夥以為今天勢必不用下水做工了，但一推開房門卻發現天氣陰涼無雨，因此林老師宣布仍按照原計畫去深滬工作，深滬的位置距海岸比較遠，水位又深，我們必須穿越水位及胸的潮間帶，再踩著約 100 公分高的石滬才能抵達毀損的缺口進行修補工程。

多年前那場重大車禍意外，讓我的左腳因為開放性骨折留下後遺症，除了那道像怪蟲般綿延盤踞腳踝的疤之外，我也無法長時間蹲坐或站立，平衡感也變差了。本來就習慣獨立的我並沒有在活動前告知主辦單位，我以為只要自己注意安全就好，也不認為這對參加活動有任何阻礙。但是我站在石滬上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驚險，又怕走太慢會讓人不耐，因此在無法站穩的情況下仍然要求自己盡量加速前進。雖然前面的隊友提醒我前一段石滬特別滑，可是在我跨出第一步時仍然失去了平衡，我本能的用手肘撐住地面，但膝蓋卻擦過珊瑚礁石，整個人半跪倒在石滬上，隊友們傳出一陣驚呼。愛面子的我立即站起身來，只感覺小腿處傳來刺痛，等到我走到定點時，傷口竟汨汨流出了六、七道鮮血。我並不特別怕痛，但這一瞬間我突然有點想哭，待在自己的舒適圈太久了，我總是來去自如，一個人

也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務。在學校我是老師的得力助手，在班上我是同學眼中無所不能的女超人，我甚少開口求援，也以為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大小事，我差點忘記我正在挑戰一項陌生的團隊任務。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個團體呀，應該適時和夥伴請求協助的，也不用勞師動眾的嚇著這麼多人！

儘管身負腳傷，我仍舊決定下水幫忙修滬。但另個問題馬上接踵而來，由於深滬水位較高，我們無法像前幾天那樣輕鬆彎腰撿石塊，必須潛水才能對抗水壓。不諳泳技的我也只能現學現賣，先退到一旁和佳汶學習簡單的潛水技巧。看大家努力深呼吸，一股作氣的鑽進水面去，接著抱出一塊塊結實沈重的尖型玄武岩浮出水面。相形之下，怎麼都潛不到水底的我顯得有些不事生產，組員P哥大概有看出我的窘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他找到的石頭讓我拿給師傅增加業績，也讓我對這個總是不受控制、看似狂放不羈，其實心思還頗細膩的傢伙有了更深認識。而後P哥在社區訪談時也發揮了嫻熟的訪談技巧，幫大夥問到許多尷尬問題的答案，更證明這第一眼不怎麼討喜的傢伙其實是深藏不露的。

下午很順利的訪問到教會穆老師，因為可以用國語溝通，我們總算可以不受拘束的發問了。穆老師是位樂觀而有想法的典型台灣女性，來到吉貝佈道時與當地人戀愛而後結婚生子，但新婚不久丈夫就因為胃癌過世。傷心欲絕的穆老師也曾聽聞過鄰里間的那些傳聞，或許是宗教給她的使命感，也或者是恩恩（穆老師兒子小名）讓她更有勇氣面對，她覺得講八卦的只是小部份的人。吉貝人死於癌症的比例本就偏高，她推測這應該和飲用水或飲食習慣有關。結束訪談前教會小朋友還為我們表演了聖歌演奏，有音樂響起的瞬間，哪還能思考到什麼宗教衝突、小道消息，只能感受到滿滿無私的愛與奉獻。

由於今早天氣陰陰的，因此大家多疏於防曬工作，沒想到晚上災情頻傳，一堆人急著和美麗的千金—卉婷借曬後蘆薈露，這才發現陰天的紫外線也是不容小覷的。今晚大家分享的主題，多半與當地人對觀光客的態度相關，我提出居民理所當然很難對觀光客友善，因為觀光客只想要帶走最美的東西，拍個照片、比個YA、吃碗貝殼冰、買完紀念品就閃人了；島上的生態、水源、污染、淡季問題，一切負面相關的東西都與觀光客無關。難怪島民在短短的旅遊旺季中能撈就撈，管他什麼仁義道德，我說這是相對問題。但同組的組員來自政大的高材生—耿豪卻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多半時候我們都只能當一個觀光客，受限於金錢和時間，多半的人都只

能走馬看花的看景點，很少人真的能在旅行中為土地做些什麼。每個人對旅行的意義看法不一，但多數還是傾向享受放鬆，不要過度勞累，願意在烈陽下修滬體驗在地生活的人能有多少？

耿豪的言論曾讓我思考自己是否過於理想化？不管如何，我還是希望我們可以藉由旅行發現更有價值及深度的台灣。就像澎湖的玄武岩地形和石滬都是世界文化遺產組織認定的文化瑰寶，但多半台灣人想到的澎湖還是只有水上活動，我還是希望更多遊客能看見澎湖真正的特色。

今天依舊繼續修補深滬的缺口，一早林老師就拿了一根木拐杖給我，要我小心安全、別再受傷，也因為昨晚分享時和大家坦誠了我的宿疾，今天同組的耿豪和P哥都隨時待命、確保我能安全的走過石滬及潮間帶。

只是今天的水位似乎比昨天更高了，因為考慮到大家的安全，不諳水性的組員都被分配到淺灘區搬運珊瑚碎屑，只留下游泳高手們在另一頭和與師傅們一起奮鬥，但由於水深、浮力更大了，即便是男生都覺得潛到水底是一件難事，看著男生們挫敗的臉，佳汶、卉婷、雅玉的好體力更讓人不禁讚賞。果真是女中豪傑呀，只可惜不爭氣的我，大忙依舊幫不上，只能一籃又一籃的拼命挖珊瑚屑，也趁機練習我的潛水功夫。今天的我已經可以順利潛到水底了，希望在結業前，我能趕快加入潛水女豪傑的行列！

下午我們B組決定採訪吉貝醫藥方面的議題，因此我們前往衛生局和醫生做了短暫的訪問。到了衛生局時有阿婆三三兩兩的來量血壓、領藥，逮到沒有病患的空檔，醫師才能為我們深入的解答疑問，他說吉貝島上的癌症併發率和台灣平均統計差不多，這表示昨天穆老師的推測應不屬實，另外島上村民仍有習慣到柑仔店買藥包，因為成藥多半速效。對於每天都要出賣勞力、沒時間等待康復的吉貝人而言，他們都習慣成藥的一帖見效，然而成藥又往往並非根治，只是壓制著病情，最後才一次爆發。吉貝人最常見的職業病即是潛水夫病，醫生說這病其實有著島民們情非得已的原因，因為島民在海底工作時，通常都是鎖定獵物後就死命的展開追逐戰，哪有時間照宣傳手冊上那樣，每下降100公尺就休息多久，等候身體適應水壓變化，照這種方式恐怕一條魚也捕不到。聽到這邊，我們也因為那種無可奈何的環境而深感無力了。

趁著午後的空檔，我們又去訪問了丁進葵老先生，他是離開吉貝到外地討生活後又決定返鄉安度天年的。我們問他，為什麼仍會想要回來？都離開三、四十年了。他說：「還是故鄉好呀，這裡是我出生、我最有感情的地方」，回鄉後他開始自給自足的生活，建屋種菜，穿越堆疊著雜物積了厚灰的車庫，那扇門外面就是他的小世界，有絲瓜、有薄荷、有迷迭香，繞了這麼一大圈，他終究又回來最初的故鄉，做著故鄉最尋常的農務，親手耕種出他回憶中的拼圖。



這天是不平靜的一天，五餅、佳汶、以及 P 哥 疑似因為昨晚的海鮮晚餐而得急性腸胃炎，出現了嘔吐、腹瀉、無力、暈眩等症狀。但身體不適的 五餅、佳汶 還是參與了全天的行程，尤其看見 佳汶 抱病上場，仍舊卯足全力的幫忙修滬、潛水，敬業精神讓我相當佩服。

參與營隊邁入第六天了，彼此熟悉後常常會一面修滬一面談及各自的背景和故事。麗雅 的教育背景是法律，因此她對於吉貝的沙尾事件深感興趣，甚至花了許多自由活動的時間，找到相關人士進行深度訪談。麗雅 在論述專業領域時總帶著一股執著認真的傻勁，她也說，吉貝 讓她很想再來第二次。卉婷 是知名企業的千金小姐，但完全不見絲毫嬌氣，泳技精湛的她總是拼命的跟隨師父修滬，還不忘照顧身邊一大群的旱鴨子。她說想藉著參加營隊更深入的認識台灣，以後和外國人介紹台灣時，至少不會只能說出士林夜市、陽明山之流的答案。安安 是全隊年紀最小的高中資優生，聰明的她相當早熟，讓我總是忘了她還是小孩，此外她具有超強體力，總見她四處穿梭串門子，又熱中參與各房的觀日出行程，從未見她喊累，是個精力充沛又善解人意的小女生。

從大夥身上找到不同的能量與生命力，就像林老師說的，我們這些人來自台灣不同地方，受過不同的教育，也因為各自的理由決定來到吉貝修滬，但我們唯一的共通點就是：異於常人！

同組的P哥因有脫水的情況，因此建議送到衛生處就診（後來聽五餅說在吉貝看病憑健保卡免費），無法參與下午的社區訪談。我們 B 組在探病表達關切之意後，因為沒有特定主題，就這麼騎著機車四處閒晃，最後我們在富全師傅家門口待了一下午，只是今天沒有P哥操著流利台語從旁協助，我們的破爛台語就只能有一搭沒有一搭的和師傅溝通了。少了一個隊員，不知為何心理就是覺得怪怪的不舒坦，今天大家很有默契的提早收工了，我們決定前往沙尾觀賞夕陽。

沙尾，果真名副其實，就像吉貝的尾巴般拖曳著長長的海岸線，越往外走沙岸逐漸內縮，我和耿豪就這麼走到像是無邊的盡頭，坐在沙灘上觀賞吉貝美麗得叫人驚豔的夕陽。

晚餐我們習慣性的前往孀婆的小吃店，孀婆的小吃店是我們待在吉貝的精力泉源。試過「吉貝西門町」份量小、價格高的餐點後，在五餅和陳老師的大力推薦下，孀婆成了我們每餐必定光顧的地方。孀婆怕餓著我們，總希望我們可以提早訂位，好讓她備料理迎接我們。但是因為下午社區訪談是各組行動，我們常常都是天色暗了就隨性的往小吃店走，前天還因為人數太多，孀婆竟然就和我們嘔氣，氣我們突然來這麼多人，她沒有備足食材我們一定吃不飽。老人家就這麼氣呼呼的坐在旁邊喃喃碎嘴，在我們一番連哄帶騙下她才消氣。孀婆知道因為明晚會有 B.B.Q，這是我們在小吃店的最後一餐，孀婆除了煮了滿桌好菜之外，還很堅持一半的菜色由她請客，但我們擔心孀婆太豪氣賺不到錢，一把鈔票就在我們和孀婆的手中來來回回的推送，拿了幾百又退回了幾百，一番折騰後才使孀婆乖乖就範。孀婆小吃那種充滿外婆溫情的味道，相信會是我們往後回想起時永遠難忘的滋味。

20090716 (四)

今天是最後一天修滬了，下海時還是只能做些小工，我將盡力的幫師傅搬小石塊、裝珊瑚屑。雖然我們七天下來，也不過修完了幾口石滬的一小段，但我們至少已學習了用身體力行的方式，為台灣文化盡一己之力了。林老師在開幕式時也說，我們 20 個團員其實實際修滬的貢獻並不大，但他期望的是，我們能夠透過口耳相傳讓更多年輕人知道台灣仍有一片值得驕傲與珍惜的文化瑰寶。

下午我們又去教會找穆玲玲老師，P 哥提議我們可以學首台語聖歌，晚上歡送會可以唱給大家聽。於是請老師播帶子給我們練教唱後，又和老師借了吉他、琴譜在後頭的小巷練唱。在悶熱潮濕的午後，我們五個人就這麼一遍遍的排練著，突然一陣西北雨，無處可去的我們就讓小雨混著汗水濕透衣衫，雖然狼狽卻很快樂。後來其它組別也紛紛加入我們學唱的行列，下午的時間似乎特別快，才一下子就到六點多了，多想再和大家一塊唱歌排舞。這裡的快樂好簡單，沒有 KTV 的包廂，沒有煽情的靡靡之音，沒有冷氣、沒有吃到飽的 buffet，我們在一個悶熱、簡陋的小後院，因為音樂、因為歌唱、因為跳舞，得到那麼真誠的感動和快樂！

也或許今晚是最後一夜在吉貝了，大家在晚餐的 B. B. Q. 笑笑鬧鬧，因為不善團康活動，我一下子就 K. O 出局了。懲罰是要和富全師傅說：「全仔，你哪ㄟ會這呢緣投？」(國語：全仔，你怎會如此之帥)，說完還得取個 M 字腿。因為不想讓大家掃興、我就遵從指令完成動作，讓大家驚呼連連為晚會帶來第一波高潮。接著，陳老師還被大家逼著說出對每個學員的評語，我的評語是：「一個口才很好、很有想法的女生」，我靜靜的看著大家，向來不太喜歡感傷的時刻，就趁著大家在起鬨時，悄悄的爬上河堤，望著名揚山莊、遠處的文化館、吉貝碼頭。我想以後大家是難再見面了，但彼此卻有一段相同的回憶，仍是值得的對不對？只有一輪明月傻傻的陪著我默默無語。

20090715 (五)

今早我們五點半就起床由陳老師領軍去東方龍馬看日出，大夥排成一列坐在沙灘上等待日出。由於今天是最後一天待在吉貝了，儘管睡意矇矓，但大夥一點都不想錯過這最後的精采，一面耙著地上的星沙一面熬過睡眠的生理時鐘。天候似乎不太明朗，雲層頗厚，幸而紅色的朝陽若隱若現的，在一連串的驚呼中我們終於看見日出了。

用過早餐後我們決定最後一次的環島，室友巧盈很堅持要挖到一瓶星砂，因此我們決定陪她圓夢，尋找傳說中有星砂的海灘。以前都覺得星砂應該是在一大片特殊的沙地上，怎麼挖都有，後來才發現星砂其實只是沙堆中特殊的少數，要經過挑選才能篩選出稜角分明的星砂。我們幾個人像駝鳥一樣，都快把整張臉埋在土堆裡了，卻怎麼挑還是湊不到一小瓶。日晒越來越強，我率先求饒結束這傻氣的星砂行程，回到名揚時我們所剩時間已不多，大夥快速的將行李收好趕往文化館。關上房門時我回頭再看了一眼這待了九天的小房間，老闆娘正好要進來收拾房間，她笑笑對我說：「要回去囉？感覺很快對不對？」我不捨的點頭回應。

林老師說往年到最後分享時總會有人哭，一開始還覺得有點誇張，但真的到了最後真的可以感受到感傷的氛圍如同地雷，看誰先起了頭、踩到點就一觸及發，當然，今年我們這團也繼續保持著優良傳統，共計有4名團員踩到地雷。

和大家分享時我說，此行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是找到了生命的部份答案。約莫二個月前正值論文難產期，某個熬通宵的早晨，我走到樓下買早餐時，看見一位身形佝僂的老人推著一個破舊的豆花攤車，賣力的往林園工業區的方向走去。我不禁為他算計起來，這一路要步行到工業區少說也要三、四十分鐘，更何況這一路到工業區前都是呼嘯而過的卡車、聯結車，根本不好招攬生意，為什麼他要過這樣的生活？這麼一想心思就更沈重了，即便再受多高的教育，我們之於這社會的聯繫或影響都好小，我究竟是為了什麼要關在小閣樓裡寫那個只會放在央圖的爛論文呢？

這只是發生於日常生活的突發事件，我終究還是完成了論文拿到學位畢業了，但是對於生命的疑問仍是懸而未決，從還在孩堤時我就懷疑這事了呀？這九天我找到了答案，原來每個生命和生活方式都有其價值呀。富

全師傅也曾穿著整齊的在都市生活，但沒兩天卻嚷著要回吉貝捕魚；丁老先生也曾遠離故鄉打拼數十年載，但他最終選擇回吉貝落葉歸根；穆老師也曾經是個身在台灣大城的都市女孩，卻來到吉貝佈道、而後成家。陳老師特別也回應了我的想法，他說悲憫、同情的惻隱之心固然可取，卻也極度可能落入自我優越的陷阱。但在平衡尊重與同情間卻是十分困難的，或許我得用更長的時間去學習這課程，可我第一次找到這個困擾我多年的答案。

林老師也說，吉貝人一生與環境對抗，因此發展出就地取材、善用各種資源活下去的態度。一旦發生天災地變時，這些吉貝人反而是唯一能和大自然共存的人，他們本不需要超市，他們一躍而下就是新鮮漁貨，他們一彎腰一俯首即是天然食材，天色轉換、日月星辰、潮漲潮退就這樣融入生活之中。林老師的話竟然一語成讖，結束營隊的後三週台灣遭逢 88 水災，而災情嚴重的寶來、茂林一帶，正巧是我從吉貝回來第一個到訪的景點。美景仍留在相機裡，幾日後景物面目全非，在斷水斷電、全無通信及糧食、聯外道路全毀的狀況，你只能徒步翻山越嶺，依靠流籠橫度好幾百公尺高的斷崖，回到最原始，我們竟然如此無力？讓我不禁想起遠在吉貝那座小島上，有那麼一群人他們珍惜萬物、樂天知命與大自然共存共依。